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列傳四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安石 子雱塤坰附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爲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

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疏辭

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

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
造朝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
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
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
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
則必有皐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
何足道哉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
爲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

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

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
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
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
步爲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
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
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
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
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
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御史中丞呂誨論安
石過失十事所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王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帝言中外臣僚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帝以爲然安石乃視事安石與光素厚光三詒書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光遂求去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議不合出頴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

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李定以附新法驟用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並坐定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蘇轍以阻青苗黜茲復欲罪其兄軾遂解館職明年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百姓惷愚何足怪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因維辭

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脩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以沮姦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闕其奏出彥博守魏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監安上門鄭俠獻流民圖曰旱由安石竄嶺南前後坐新法廢黜者不能悉數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

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
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
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爲
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
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
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
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
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惠卿勸帝允雱辭由是嫌隙
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復風鄧綰論惠

鄉華亭爲姦利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求言安石率同列疏言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所信者人事而已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矯令罔上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雱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過遂與亨甫皆得罪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

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頒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不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

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而吳奎張方平李師中唐介鮮于侁蘇洵獨深惡之洵作辨姦論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安石強忮自信執意不回匪直新法為然其主開邊疏河之議及割河東地畀遼人還僖祖於祧廟定毆傷減等律在廷咸不能奪理宗以安石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為萬世罪人云

雱字元澤性敏甚未冠著書數萬言聞素平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後安石力主王韶開邊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

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安石鏤版鬻于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謂不誅異議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新法數為人所阻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年三十三卒贈左諫議大夫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亦喜之薦使對賜進

王出身爲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垌至御坐前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讀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爲李林甫

盧杞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

論曰王安石天資凶狡人也爲侍從時仁宗發其釣魚侍宴之詐內懷忿恚晚著日錄指斥之君父且然何有於百寮哉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其爲罔豈特呂惠卿之盜札耶夫古人之修於家而行於國者仁義而已後世虛無功利之說興而道術裂矣安石悅與淵於管商往往見於言與行事顧又援王道以自

文啟世孰甚焉昔少正卯魯之聞人仲尼察其心甚言其學術足以亂國於亟誅之安石與若人酷相類幸不遭仲尼得享寵榮休首領以沒而宋不幸受其植黨亂政之禍延數世而彌烈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宣撫使韓絳檄河東所發四萬民負餉者以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公弼遂遣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公弼薦于朝得召對欲驟用之安

石當國辟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借尹奏事旣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卿第去勿洩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軾遂得輕比進知制誥尋出求言安禮疏曰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

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秉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頗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儁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剖決滯訟未三月三獄院及畿亦十九邑因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

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逼京城故不利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元豐四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是時王師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曰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爲不可徐禧計議邊事

安禮曰禧志大材疏必誤國及求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以言者失學士移舒州後復之知永興軍又知太原府苦風痹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善論議常以經綸自任而略細謹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弟也年十二以文章名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以韓絳薦召試賜及第除西京

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問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峻刑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爲法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别無恩命止授崇文

院校書後改祕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
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在西京頗溺聲
色安石貽書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
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
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
官命下卒年四十七

論曰王安石遵神宗變法斂財興獄用兵謂正論爲流
俗是以人言不足恤也謂水旱爲常數是以天變不足
畏也謂漢文帝無可取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
皆友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絳曾肇之不足於布無異

為人臣者不以私恩廢公議何害其爲弟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列傳四十九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黄履　元絳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寀

薛向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自幼敏悟能文章韓琦以兄子妻之第進士爲和川令應材識兼茂科歐陽脩以比蘇軾試祕閣韓維以比荀卿擢祕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曰韓琦太避嫌如李清臣者顧可抑之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脩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

院因孝黜久之復官出提點京東刑獄作韓琦行狀神
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擢至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
官制行吏部尚書歷尚書右丞哲宗立轉左丞特進正
熙豐法度淸臣因爭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
永興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定州帝
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
淸臣發策意主紹述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淸臣獨顓
中書亟復靑苗免役覬爲相頗蘇轍軋也迺擿轍嘗以
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召章惇未至淸臣心益覬之
已而惇入相復與異惇旣逐諸臣欲籍文彥博呂公著

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是皆累朝元老必大駭物聽上曰豈無中道耶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上喜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屬吏捕治本澶州娼所爲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眞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奇譖以危劉摯等清臣知其誣弗之省坐奪職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沮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起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然

志在利祿操持詭譎竟不如願以死後追論復孟后罪遣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登第用薦爲祕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燾列其叅甚於朝移使京東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補近職累遷戶部尚書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夷情無厭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但歸葭蘆等四砦蔡確韓縝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

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壽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覦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壽策毋喪除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爲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爲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爲期壽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玆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壽與惇布衣交覘其助已壽不肯少下之遂與惇隙惇遂譖出知鄭州徙大名

徽宗立燾適免父喪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命以學士知河南府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髪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請以神考之事爲證熙寧元豐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而又謂紹述豈不厚誣哉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湟州議者以爲可棄燾在樞府奏還之崇寧追議其罪降秩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郴州團練副使鄂州

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鄙州時壽居憂終不敢自明閔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子扶靖康時爲給事中金人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等皆見殺事在執禮傳中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洎之孫也未冠登第王安石與兄瓌善乃引璪歷同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才歲餘後坐事解三職已而復之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爲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

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
與李定雜治謀傅致於死卒不克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爲翰林學士詳定官制四年拜參知政事改中書侍郎
哲宗立言者合攻之謂姦邪便佞深交舒亶數起大獄
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
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各得歡心
今過惡旣章不可不速去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
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卒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諡簡翼璪別有傳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人第進士歷集賢校理提舉帳司

公以荊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遂入賴
是卿制千貫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
以豐凶弛張其法民於是益病矣累遷翰林學士
[illegible]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神宗曰學士職
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遍加佩魚遂著爲令帝
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
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
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
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
孟慚懼未幾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

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彘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蓋鍼其失云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第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時閩中患
苦鹽法獻言者衆履適除喪赴召神宗侍以爲決履陳
法甚便遷御史中丞哲宗立徙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
章惇邢恕相結確惇有嫌惡使恕道風旨即排擊之至
是更自請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越州復坐事降秩歷知諸州郡紹聖初復龍圖閣直
學士爲御史中丞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
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之法爲罪先是北郊之論
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遂定郊議語在禮志拜尚書
右丞會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乞從善地坐罷知亳州

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元絳字厚之初姓危臨川人曾祖逆兵亂奔杭州易姓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爲錢塘人絳幼敏悟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爲盜斷足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救其婦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私語絳取僧繫廡下詰婦姦狀即此實人問其故曰吾見婦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汙也歷元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

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潁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櫓械器皆備畢會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累擢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大學訟連耆寧罷知亳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即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禱舉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爲卿辦襄雖百子何以加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

名而無持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讀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文辭詔令多出其手神宗寵眷焉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章簡

論曰王安石與其黨呂惠卿更法制屛忠良國政已紊矣蒲宗孟傳會手實又以壞人材歸司馬光之咎張璪傾憑京又鞫蘇軾獄欲寘之死是投薪於火而益其焰也逮元祐更化凡八年凜凜嚮至治矣李淸臣倡紹述黃履訐宣仁垂簾時事是嘘旣灰之燼而延其燎也元絳諂事安石謂鮮恥則可謂助虐則非安書歷數朝無附麗其論紹述之疏不可以暴淸臣等之罪哉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歷官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揵漂溺不可計坐勒停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挺諭鹽賊首納器甲乂絕私販之弊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戶入保戒諸砦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强弩壕外飛

矢貫其鎧掾寇衆遠乘夜斫其營遂潰去神宗即位加
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
勸武堂五日一訓練偏伍鉦鼓之法甚備儲勁卒行間
遇用奇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累進龍圖閣
直學士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法召
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式契丹議雲中地
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
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詔爲資政殿學士判南
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敏肅挺諳
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幾

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憫焉遂有樞密之命云兄抗

抗字子直第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義兼師友歷廣東轉運使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諭曰卿乃吾故人勿以常禮自疎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陳禮爲人後之誼涕淚被面帝亦感泣大臣畏其諫列白爲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曰第行且召矣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

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

王韶字子純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

之利取其羸以治田帝從其言李師中言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旣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後師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原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逐城武勝建爲鎭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更名鎭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

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羌將征以其間據河州韶破走之河州復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聞帝大喜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韶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韶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絶挾㭊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匃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因事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不悅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懟落職知鄂州數年還其

職復知洪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每戰必捷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隸諸將或殺降羌老弱為功級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徼云子十人厚寀最顯

厚字處道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中出師連降二酋遂定湟鄯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遂棄二州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而厚再貶

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集衆以拒厚與偏將高永年與道破殺之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與諸將擊走溪賒羅撒降鄯州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已而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卽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莊敏

宷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談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
可祈而下因習行其術須兩人共爲乃驗徽宗方崇道
教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頤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
昺宷外兄也久以爭進絶還往神降宷家使因昺以達
宷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
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
人者乃言之帝卽召宷帝大喜約某日卽內殿致天神
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宷當立敗卽白帝宷父兄
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因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

殊焉及是日露素戒門卒獨聽衆入帝齋潔敬待越三
夕無所聞乃下衆大理獄成棄市其黨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歷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
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上向所陳三敝悉從之監在京
權貨務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
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非之有司主沔議旣而邊糴滯
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度
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
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
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朝廷是向

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提點刑獄兼其事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閑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一歲得萬匹昭陵復土計錢糧五十萬貫后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因事罷知汝州甫數月連進陝西轉運使坐种諤再貶知信州移潞州神宗知向村以爲江浙荊淮發運使均輸法行以向領之遷天章閣待制進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請

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使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向懇辭弗允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資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亶論

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諡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歷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卒初徽宗志圖北方遣譚稹銜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人皆咎其造亂焉

章楶字質夫浦城人祖頻別有傳楶以叔得象蔭為孟州司戶參軍應禮部試第一擢知陳留縣歷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捐葭蘆安疆等四砦夏得砦益驕楶言

宜稍取其上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遂秉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粲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以待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馬飲者多死歷集賢殿修撰江淮發運使哲宗訪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帥四路師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不浹月而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乃興役夏衆來秉粲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睨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

不能克一夕遁去夏諸將皆勇悍善戰楶諜其弛備遣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屬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帝爲御紫宸殿受賀累擢至端明殿學士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帝亦爲寢兵楶立功爲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楶與同宗頗爲世所疑及進築鄯湟楶諫曰自兵興以來儲蓄一空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惟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恐誤聖聽大臣指惇也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緈爲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宫使未幾卒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謚莊簡賻恤甚厚粢在邊久薦拔偏裨不間厮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蓋有帥畧云七子縡綜最知名綜第進士歷戶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復元祐之政綜多替之蔡京欲擠逵且恚綜不附已出綜湖州又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縮綖縯與孫荄蓋俱登仕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風言者誣綖與蘇州人郁寶鑄私錢詔鞫連繫數百人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傅致如京綖刺面配沙門島籍其家竄縡以下各遠州擢傑龍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敘復

綠終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王安石富强之說行於熙豐延於紹聖與利談兵之臣乘特立功躋政府者何限也蔡梃出韓范之門泄機事於呂相以自售豈忠信之士耶王韶僞奏墾田希旨僥寵旣因開邊柄用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豈人臣過則稱已之義耶薛向當謀取橫山不就幸免王恢之誅後來握樞持重蓋鑒於前事耳章楶平夏大捷足洩求樂之憤夏人雖困而中國亦弊矣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王章之後並罹慘禍有所從來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常秩　鄧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治平中賜束帛累授以官皆不受神宗立三使往聘辭其後詔郡以禮敦遣詣闕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進寶文閣待制

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熙寧九年以病提舉中太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潁卒年五十九秩平居爲學求自得歐陽脩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既不肯仕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世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紹聖中蔡卞屢薦立爲崇政殿說書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傾之坐詆毀先帝貶監汞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屢上書論事謂當事更化勿移浮議且謂得伊呂之佐安石喜薦於神宗驛召對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卿當

堅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綰以威衆富弼在亳不放青苗錢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輙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而引蔡確唐坰為御史權御史中丞加龍圖閣待制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傾安石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言其非便詔罷其法遷翰林

學士仍爲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爲乞錄蔭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又薦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頗僻姦邪斥知虢州累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歷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專右蔡下詆宣仁后徽宗改祕書少監用蔡京薦還舊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其父獲罪神宗豈能公心直筆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忠彥父

琦在先朝嘗論新法之非今忠彥更先帝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思也洵武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圖以獻能紹述者列左僅一二人害政者列右舉朝無遺焉帝示曾布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須相此人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連進洵武至刑部尚書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欲與坐與其黨連昏出知隨州

歷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亂天下洵武爲之也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王安石登進士第歷秀州判官熙寧初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問曰君從南方來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如所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

陳薦疏定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會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幷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靳解職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表侮慢逮赴臺獄竟竄黃州遷翰林學士坐事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卒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

逐後毋至臺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彼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興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薦爲審官院主簿遷奉禮郎鄭俠被逮臺承命往捕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黨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臺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詩譏訕臺又言王詵輩公爲朋比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不可不誅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未幾同脩起居注改知諫院論商英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臺以商英薦得用及是

反陷之歷爲御史中丞氣焰熏灼見者側目亶在翰林受廚錢越法又詐爲錄目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柢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後復官至龍圖閣待制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人第進士歷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負公擾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歷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請

編類姦臣司馬光等章牘以示天下後世大戒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以使遼無狀黜知黃州復除龍圖閣待制知楊州徽宗立除名勒停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待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用音樂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事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事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蓋傅會深刻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歷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議編類元祐章牘詔鐸同主之遷禮部侍郎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序辰

與鐸編類事狀卒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序辰旣黜鐸不宜獨免詔落職知湖州崇寧拜禮部尚書進吏部卒

論曰干旌之章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神宗命郡國敦遣常秩豈非隆眷時在廷紛然爭王安石新法秩噤無一言寧不爲詩人所吹乎鄧綰李定舒亶擐臂助虐俾安石遂志時賢益不足道蹇序辰附章惇以禍元祐諸臣視三子者何殊才如徐鐸不幸與序辰同傳仕於蜀世欲不已洵難矣序辰洵武並世濟其惡而洵武推轂蔡京以助紹述宋遂至大亂罪可勝誅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人第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

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
行英宗居藩廣淵因見昵獻所爲文及即位除直集賢
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
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託
陛下豈忠臣哉不聽用爲群牧三司戶部判官加直龍
圖閣神宗立以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廣
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
事與青苗合安石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呂公著擿其舊
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迎朝廷旨以困百姓會河
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

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下詔切責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弟臨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歷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萬年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裏行以論陳

升之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英宗知宗正
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因請對仁宗曰令當別與一名
目旣而韓琦決策遂立爲皇子英宗卽位歷太子詹事
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
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
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聽願罷逵爲渭
州帝不可陶旣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劾其
跋扈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因帝初臨御不悅執政
之專料必有易置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
閉門待罪帝徙陶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

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往謁之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迎安石意發祖無擇在杭州時事無擇遂廢中丞歷禮部員外郎攺庫部元祐中累遷太常

少卿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爲衙內鑽指又陷祖無擇於深文搢紳所共鄙薄改衛尉卿安世復言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歷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登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歷吏部侍郎銓擬多牴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爲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登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英宗臨政淵嘿繹獻五箴同判刑部多所平反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錄檢討官神宗立歷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鄧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命權開封府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時繹已知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爲敦朴狀好事者目爲熱熟顏回

論曰士負鯁毅之氣者用以脩職業則爲直道用以規利祿則爲凶德所貴人主察其公私而已王廣淵附王安石行新法掊克厲民王陶揣摩帝意攻擊韓琦不遺餘力王子韶何正臣並朋姦誣善深文興獄乃李定張璪之儔耳陳繹立朝論事不避權貴知開封務權豪黨然徇情宰屬又何其戾也

任頴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賈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璹

杜純 弟紘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蘇宋　馬仲甫

任顓字誠之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件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榷場貨議多顓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時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復命顓押件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詘去不敢肆攷知鳳翔府仁宗眷之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用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

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歷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參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歷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郭申錫同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眞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孫抃曰參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民重困矣乃改群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累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閱歲不以

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又知其才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第進士歷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時政京東盜執濮州通判遷申錫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召為侍御史遂知雜事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答邊釁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仁宗謂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為也為鹽鐵副使坐訟李參

黜知濠州明搒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後復副監鐵
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歷梓州路轉運使夷獠
寇合江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曰獠恐而
叛即黜吏置嶺南患遂息事聞進秩徙陜西闗中行當
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
萬緡亟下令更爲當三民出不意蕩産失業多自經死
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
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爲戶
部副使累遷龍圖閣學士權開封府求有幹局至是春

秋寖高且病瞶斷獄數差爲御史所論出知兗州卒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歷淮南轉運副使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歷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改知瀛州元豐初知河陽徙同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仁宗吏治尚寬景憲獨多舉刺及熙寧峻急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効一人居官不畏强禦非公事不及執政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毋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賈卞字彥法冤句人進士第二歷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皇城卒捕犯禁銷金爲衣者屬卞治以中禁爲言奏曰眞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累遷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殿直王永年者相披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庫卞爲請提舉楊繪薦爲之永年置酒延繪卞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其

私下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學士院賜第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文墨其子禩撾登聞鼓上訴乃賜謚曰思歷直史館知揚州卽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以賦數民貧對入脩起居注知制誥坐草劉沆制爲貶詞出知黄州然其子瑾亦竟不敢請謚語在瑾傳還判流内銓英宗時論第先朝請建儲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爲瑾所訟復出濠州歷太平州瓌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歷祕閣校理兩浙轉運使仁宗謂曰卿父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更相兗維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一九奭卒時朝廷錄其子孫瑜子爲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爲也

論曰仁宗之治尚惇厚神宗之治尚精明當時中外之臣膺寄而分治者不有純篤之守通敏之識求其歷終始無咎難矣尚何聲譽之有如任顓晝戎略李參靖邊

疆郭守錫詆權倖傅求約均輸賞罰下便宜賑饑張瓌不貪羨財與夫張景憲孫瑜之克孝克友非其尤可稱者哉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興水利邑人立石紀之爲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强敏明恕及爲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遵按云納采之日毋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以贖

論未幾罷判大理復直云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廷論紛
然安石竟主遵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
提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
盧士宗字公彥昌樂人舉五經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
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爲
一世而增一室以備七世之禮士宗以爲僖祖親盡當
遷不當增室不從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
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
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
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諳

刑名而主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歷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長經術侍邇英十餘年多啓沃仁宗亦厚遇之嘗通法家屢爲刑官裁定條令率依平恕復知許穎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璹字君玉衞州汲人登進士第由縣令爲開封司録嘉祐寛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本具徭役利害上之遂革大姓漁弁之弊歷梓州路轉運使首議併綱減役王安石言於上褒賫之入爲鹽鐵副使以右諫

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秩上念扞決河有勞復故官
歷太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
疇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繼者或
欲有所爲民必曰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甄城人以廕爲泉州司法參軍熙寧初以
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引置條例司數與論事薦充
審刑詳議官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鞫
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三
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曹州
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坐匿稅議黜純爭之卿

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初范純仁韓維王存孫
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
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召擢至侍
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
州陜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
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第進士爲求年令神宗聞其材用爲大理評
斷官檢詳樞密刑房紘議獄必傅經誼擢刑部郎中元
祐初使夏國不跪受詔紘責之夏人畏懼加敬他日使
來請地紘復却之歷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

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紘事兄純禮甚備純卒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登進士第積遷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甌寧人登第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人號謝公隄章惇使湖湘拓沅

州麟自辰州通判薦爲守招捕傜賊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傜降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累遷直龍圖閣歷知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卒

王宗望字磻叟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獮句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仙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覈坐視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又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歷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

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試斷刑入等為大理評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議當罷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其持論寬平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酏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寮曰吾寧貽使者怒忍為民甚禍為國斂怨哉竟却之歷提

黜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人登第歷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徹樂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第進士知登封縣歷淮南發運使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以通漕民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

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棧則路絶仲甫得奪棗城故
址自雞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内地詔賜名
甘谷堡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
銀臺司復爲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論曰嚴而少恩與憲之常態惟是儒者優經術兼通法
家鮮不稱平如盧士宗錢象先王吉甫蘇寀杜氏兄弟
是已許遵晚綴登州獄未免失刑不然豈不得與數子
班乎韓璹杜常謝麟王宗望馬仲甫並能爲民興利捍
患而治水之績尤著宋盛時之吏各稱其職有若是夫